

时光的剪影

□ 马迎途

阳光从西边的窗户斜斜地照进来,落进她家那扇明亮的大玻璃窗,正好映在一沓沓整齐的红纸上。光线里,无数细小的尘埃轻轻飘浮,像金色的星尘被光照亮形迹,一切都慢了下来,连秒针也跟着变得安静。

她就坐在那片光影中,几缕碎发在光中若隐若现。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,还有另一种更细微、更清晰的声音,正从她手下流淌出来“嚓”“嚓”……

那是剪刀刃口裁开红纸的声音。像初春河面冰层悄悄裂开的清响,干净又果断;连续的“嚓嚓”声,像天亮前枝头的鸟儿抖落梦境,翅膀无意间碰响了细枝,惊起一丝清脆的回音。

一张木桌,一把剪刀,没有草图,不用尺子。她的目光落下,就是最准

的尺度;她的心念一动,就是最生动的草稿。

我屏息凝视着。那剪刀仿佛成了她手指的延伸——敏锐、灵巧。流畅推进时,纸上便划出柳枝般柔美的曲线;偶尔一顿,纸边就开出细密均匀的锯齿,像冬天窗户上的冰花;剪刀灵巧地转弯、回旋,刃口之间,一朵层层叠叠的牡丹就颤巍巍地绽放,花瓣饱满又轻盈,仿佛下一秒就有露珠要从那极薄的纸边滴落。剪下的碎纸屑,像细细的红雪,落在她藏青布裤的膝盖上,也散落在地砖上,积成一圈一圈温柔的绯红。

“我这把剪刀呀”,她暂时停下手中的活儿,用拇指爱惜地抹过那锃亮的刃口,抬起头,眼里带着淡淡的笑意,“别人看它,就是一块铁,一件工具。可我总觉得,它是个老伙计,更是一把……丈量生活的尺子。”

她说,拿起刚完成的一幅窗花,对着光轻轻展开。

那是一幅《阖家忙》。阳光顿时穿透薄薄的红纸,把整个画面照得透亮、鲜活:院子中央,爷奶奶奶正弯腰扬着簸箕,金黄的玉米粒像瀑布一样洒落,每一粒都圆鼓鼓的。

“您瞧这儿。”她的指尖轻轻点着画中人,那些手,有的扬着、有的握着、有的张开、有的弯曲,“手和手之间的距离,身子的这点倾斜,都不是随便来的。得是过日子时,人最舒服、最自在的那个分寸。剪深一毫,就显得紧巴巴,憋屈;剪浅一毫,又觉得飘,不踏实。剪刀这么一开、一合。”她空手做了个剪的动作,“量的不是纸上的几寸几分,是日子里的宽窄,是心里那种……踏实又熨帖的

‘度’。”

我忽然就明白了。她说的“量”,是体会,是懂得,是把那些藏在生活坎坷里、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和丰盈,先用心好好感受准了,再通过剪刀精准地“咬合”,“钉”在这小小的红纸上。而更多时候,我觉得,她的剪刀更像一支笔,一支不蘸墨水,却能画出光阴深浅、捕捉生活气息的笔。她曾经给我剪过一幅肖像,不是写实的五官,只是一个低头看书的侧影。她用简单的线条,剪出了台灯光晕毛茸茸的轮廓,剪出了书页将翻未翻的微卷弧度,甚至剪出了那种专注时周围空气都沉静下来的氛围。最妙的是,我手中那支其实不存在的笔,它的影子却被巧妙地镂空出来,淡淡地“映”在了“纸”上。

马年春节时,她剪的那幅《马到成

功》,八匹马姿态各异,有的昂首长嘶,有的腾空跃起,肌肉的线条在红纸上充满力量,马蹄下仿佛能听到风声飞扬——把新年的喜气张扬到了极致。而那些《丰收图》《勤劳致富》系列,则把田野里的劳作、欢笑、期盼和收获,机器轰鸣、稻浪翻滚、鱼跃人欢的热闹场面一一剪出、收拢,定格成红彤彤的时光切片。

这些生动的剪纸,为更多人的目光添上一抹温暖的传统亮色。

作为一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,她用最朴实的方式,记录着平凡日子里那些具体而细微的温暖。当一张张红艳艳的窗花贴上明亮的玻璃,阳光照进来,就把这些被浓缩的、热闹又温馨的日子,映得满屋生辉,也让往后漫长而普通的岁月,有了可以触摸的亲切实样。

田野上的诗行

□ 李马文

春天变轻,油菜籽变重
村里派出小小的犁耕机,是一枚发亮的词

在辽阔的语境里
揪住时令,一派肆意喟鸣
从大地的这一头抵达那一头
泥土绽开了涟漪

低语的风是一位披发的长者和雨水并肩。农谚寄出一纸诏令残雪在大地上集结了所有的暗喻保墒的土地,弥漫着阳光的气味

一粒种子就是一句箴言
在泥土里渐渐新高
每一片小小的花冠
都是美学家建构的黄金城堡
众多蜜蜂和蝴蝶
掏起了春天

天空碧蓝,花瓣轻颤如同旋律
如同多出的爱情
油菜花啊
在田野上沐浴山风
那刚刚打开的锦缎
滴下了蜜汁

羌寨冬韵

□ 王正荣

雪落官鹅沟
石砌的碉楼温柔了许多
羊角花的影子蜷缩在冰凌里
等待一场春风解冻

火塘的火苗舔着铜壶
咿杆酒香漫过雕花窗棂
阿妈捻着新熟的羊绒
线轴上缠满冬月的殷实

口弦藏进了羊皮袄
余音还绕着打谷场的碌碡
青石板的小巷,踩着雪色的孩童
惊醒檐角的雪沫,簌簌

远山卧成了白牦牛
丝丝绿意随风里翻卷,春事正在酝酿
炊烟是寨子伸出的手
轻轻,接住雪花捎来的信箋

春播

□ 石世明

这是个美好的季节
田地,种子,庄稼人
因为信任,而互不辜负。
田地醒过来了
多么松软、柔情的怀抱;
种子等啊,等得急
就想说出心中的秘密;
庄稼人笃信
一寸光阴一寸金。
谁在这个时候不努力
谁就辜负了土地。

野草与月季

□ 张飞虎

清晨,我如往常一般走向阳台,为那株“朱墨双辉”月季浇水。这月季是我精心寻来的名品,为了它,我搜罗疏松肥沃的腐殖土,定时施肥、浇水,只盼它绽放出丝绒般红得浓郁且隐隐泛着墨色光泽的花朵。

俯身之际,我却猛地愣住。宽厚的陶盆边缘,斜刺里探出一丛陌生的绿意。它不像寻常杂草那般柔弱,反倒透着一股泼天的野性——茎秆如袖珍苇秆,挺拔坚韧,恰似练武之人绷紧的脊梁;心状叶片舒展昂扬,精气神十足,仿佛随时准备迎接一场近身搏杀;梢头攒着十几朵米粒大小的白花,错落有致,如夜空中洒落的碎星,安静偎在月季鲜红的骨朵旁,怯生生的,却满是鲜活。

“哟,这是哪儿冒出来的?”我忍不住轻笑,越看越觉得有趣。这小家伙模样几分像野芹,又依稀是儿时山径边见过的野葡萄,浑身上下漾着乡野特有的蓬勃生机。指尖刚要触碰那翠嫩的叶片,身后传来爱人的声音:“快拔了吧,随风飘来的野草,净抢月季的养分,白白占了地方。”

爱人所言在理,这陶盆、盆土与窗台的暖阳,本就是为月季量身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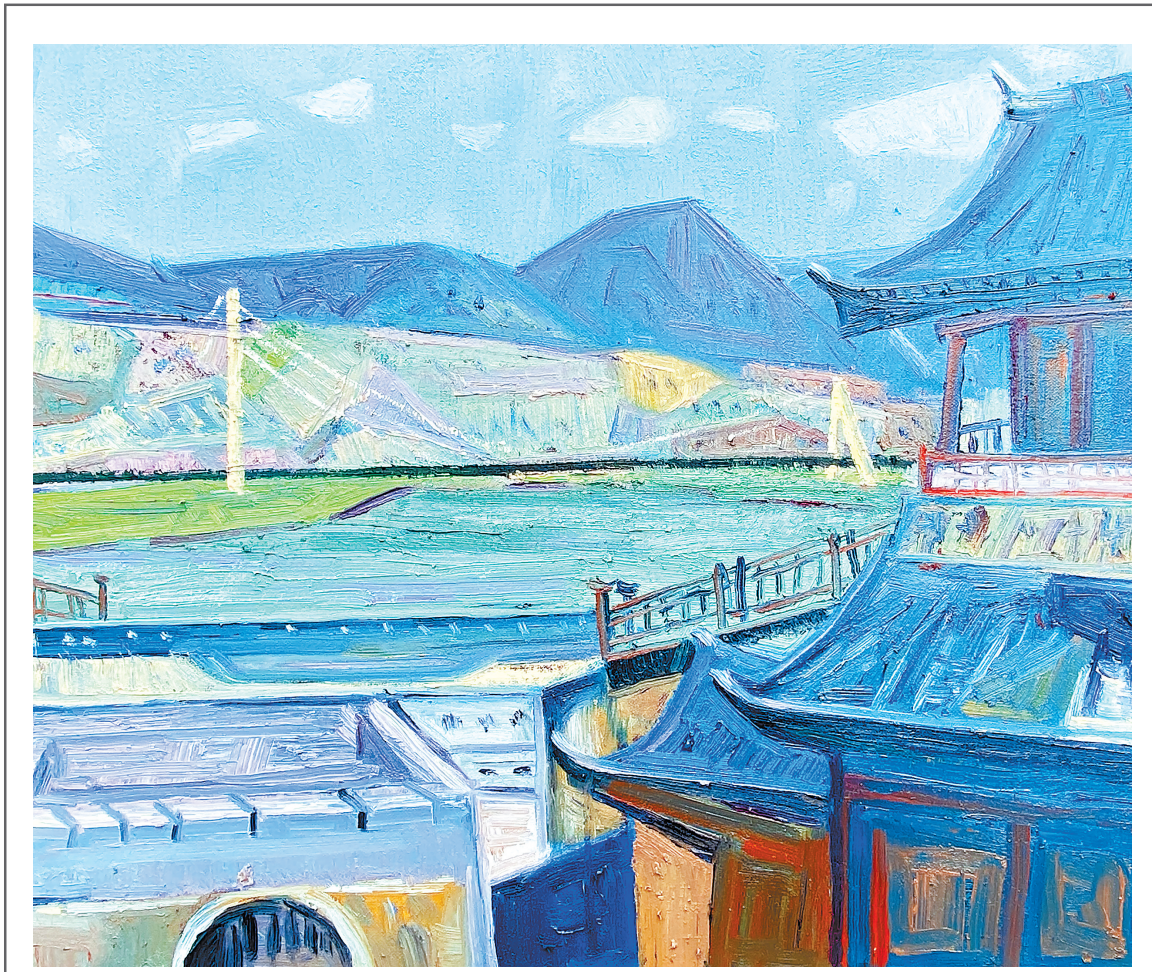
造。可我却收回手,轻声道:“再瞧瞧吧。你看它长得多精神,跟月季挤在一起,平添几分热闹,也挺好。”

独立阳台前,目光逡巡。这野花半点不客气,根系想必早已悄悄扎进盆土深处,与月季的根须缠绕、难解难分。它自顾自生长得理直气壮,倒像这方寸盆土的主人,反倒衬得我们悉心呵护的月季,成了拘谨的前堂客。

我的童年在武山县一个小村庄度过。不大的院子被父亲打理得很齐整,母亲栽种的花虽不名贵,却修剪得横平竖直、井然有序。那些从砖缝、墙角倔强钻出的野草,总逃不过母亲的铲子——仿佛它们的破土而出,本就是对那些栽种的花朵的侵犯。

儿时习武,父亲总说“招式是死的,人是活的”,那时只懂硬硬拳脚,此刻望着花与草才恍然:刚劲的冲拳需配灵活的腰身,凌厉的劈掌需含卸力的巧劲,正如月季的娇贵需借野花的坚韧,这便是武道里的“共生”——无刚不立,无柔不活。

我又想起这月季本身,最初不过是山野间带刺的灌木,开着单薄的小粉花,花期短促、模样寻常。是千百年来那些“不安分”的园丁,不满足于它“本该如此”的模样,大胆



河口古镇(油画) 安斌杰

百花

第3371期

本版联系电话:
0931-8159106
投稿邮箱:
gbbaih@126.com

张氏书房

□ 石颢

在庆阳市宁县中村镇政平村,有一座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堡子山。张氏书房便镶嵌在其中央,百年来自证着世事流转,诉说着往昔精彩故事。

登上堡子山巅,视野开阔,清风拂面,带着山下河水的清凉,也携来了丝丝缕缕的历史与文化气息。山巅古堡残垣之中,坐落着一座建于明末的张氏书房,古朴沉静。

张氏书房占地八百多平方米,坐西朝东,原为依照中国传统合院式规格建造的一宅三进(前院、中院、后院)的四合院住宅。现存单檐砖木结构硬山顶上房、南北厢房及下房。建筑均为砖木结构,属典型的明清风格。

走进书房,耳边仿佛响起琅琅书声。正西方的七间上房古朴庄重、肃穆典雅。居中的五间厅堂,曾是族中长辈议决大事、授课讲学的庄严场所。抬头即见四根大梁下悬着数盏红纱灯笼,柔光隐隐;屏风前的供桌上,食盒、馍盘与各色时令果实静静陈列,犹如时光凝驻。供桌两侧各立六扇折叠屏风,其上以精巧绣工写着诗词书画,儒雅之风,宛然流转。

漫步其间,尘世喧嚣被高墙深院轻轻隔绝,唯有满室静谧与书香将我包裹。书架沿墙而立,层层叠叠,泛着淡淡木香,与古籍中逸出的墨香交融。架上所贮,不只是一册册纸页,更是张氏家族代代相传的智慧与温情。从经史子集到诗词曲赋,每一卷皆有来历,每一本都藏着故事。许多书页早已泛黄,字迹也染上岁月的朦胧,但正是这些斑驳的痕迹,让它们沉淀出了更动人的光泽。

指尖轻轻抚过微微凸起的书脊,仿佛触到昔日学子翻阅时留下的温度与指纹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无数青衫背影在此伏案低诵,听见他们关于义理文章的问答与思辨。这间书房,不只存着书籍,更栖息着百年未曾散去的向往与追寻。对知识的热爱,对文明的敬意,都在这里方

天地间默默流淌,深沉而绵长。

书房正中陈设古朴书桌,书桌纹理天然如绘,笔墨纸砚齐备。遥想当年,张氏子弟端坐案前,或奋笔疾书,抒爱国爱家之志;或静心研读,畅游学海,涵养心性。砚台残墨,似仍留存昔日书写的从容与激昂。

南北各三间厢房为读书习字之所,门窗皆为大型套格雕花,图案精巧:榴花瓶寓意多子多福,孔雀戏牡丹象征富贵,梅兰竹菊彰显高洁品格,既是精美工艺,更承载着家族对后辈的殷切期许。

正东七间街房,北侧设门楼,历经风雨,依旧屹立。院子中的洗砚池为书房点睛之景,直径约一米,曾浸润着无数学子笔墨。

张氏书房的建造,凝聚了数代人的心血。据史料记载,自奠基至竣工,历经半个世纪,曾有匠人十二岁来学艺,书房落成时已年逾花甲。建筑由南方请来的工匠主持,融汇南北风格。院落以青方砖铺地,所有雕花木料均经熏蒸与高温处理,以防虫蛀变形。室内书桌、卷案、椅凳皆以檀木或楠木打制,精致而典雅。

立于书房后花园远眺,河流奔腾不息,仿佛带走了时光,却未冲淡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。

政平村自古是交通要冲,兵家必争,商旅往来,促成多元文化在此交融。张氏家族在明初已是宁州望族。先祖张复泰早年外出经商,后回归故乡,受当地重教之风影响,遂创办此书房,兴学育人。这座保存较完整的古代书院,虽经岁月,略显斑驳,其承载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价值却历久弥新。

漫步张氏书房,可感受张氏家族昔日荣光与家风传承,体悟耕读传家的悠久绵长。

张氏书房如一方宁静港湾,启示世人:无论时光如何变迁,文化的传承与坚守,始终是人心的归宿。

石门山行记

□ 汪彤

天水古称秦州,其“秦州十景”久负盛名,而“石门月夜”即为其一。

石门景区距天水市区50公里,离麦积山石窟15公里。据清乾隆六十年(公元1795年)石门重修山庙记载:“秦州石门,陇右之灵峰,河西之鸾鸟,接昆仑而矗磅礴,映华岳而擅奇物,名山大川,脉络相属,盖为一州之洞天福地也。”

石门山属秦岭西部小陇山林区,由南峰的皇天峰、玉灵峰,北峰的斗姆峰、兴龙峰、麒麟峰五座山峰组成,这里海拔两千多米,峭壁叠翠,林木秀美,云雾飘逸,奇石险绝。

据说,“石门月夜”要在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之夜,登高至石门“聚仙桥”处,方可欣赏到。而桥上“随月先得”匾额,无疑是这一情境的字证。

遥想那时,一轮明月徐徐升起,在对峙的皇天峰与斗姆峰之间,铺开一片皎洁——嵌于高山云端的聚仙桥前方,皓月从远处的平川升起,顷刻间便已悬于两峰之上,宁静而悠远,似乎绿树清晰可见,白兔隐约游动。夜里的山谷,被月亮透照,山峰隐约如墨画,又似笼罩着一层薄薄清亮亮的冰。一句话语,一声朗笑,山谷投来回音,此时,虚幻与真实,不知不觉中,便会让人有“举杯邀明月,相酌一杯”的向往和冲动……

天高云淡,碧空如洗的秋日,是去石门的好时节。大山脚下的公路,弯弯曲曲;大山上的景色,色彩斑斓,像被打翻了颜料晕染一般,南坡一片黄色,北坡一片红色,更多的还是夏天过后,褪也褪不去的绿色。于是绿色打底的小陇山,被五颜六色的山花、山果、山石点缀出了秋天的况味。

一辆辆驶向石门的游览车,走一路,停一路。游人走一段,停一段——并非山路崎岖,实为窗外秋景太迷人。一边登山,一边观景,可以看到,宏伟高耸的五座山峰,山与山对峙,却又通过一片一片松林互相通连。直到南峰最顶端:一目千里,视线扩展到远处,与青山白云相接,碧蓝的晴空,镶嵌着一朵朵的云。

到此,便无路可走,于是回头,再去“征服”北峰的美。从石门南峰栈道的“天梯”缓缓攀下,山路一处拐角,指示牌标着南峰“聚仙桥”。聚仙桥是“石门月夜”发生的地方,即便不是月圆之夜,在“聚仙桥”上站一站,依旧能感受到奇异的美景。

“聚仙桥”长约二十米,悬吊于南北两峰之间,凭栏远眺,远处山外一片开阔,一条条河流如梭穿引,像一条条白色的玉带,驰骋在大地之间闪闪发光。站在聚仙桥上,远处平川里的河流,纵横交错,犹如盘龙嬉戏,应是河流壮美交汇之处,令人神驰目眩。

我在故乡种竹子

□ 程胜凤

爱上一棵竹子
爱它的品格
爱它一颗干净的灵魂锻造了一个清廉世界
爱它承接雨水的清欢 也替我承受霜雪的磨砺,爱它坚韧不拔的性格

以母爱一次
就报出一棵竹笋那样
一年爱你三百六十五天
那就是一片竹林

直至一年又一年
爱变成数也数不清的满山遍野的竹子
变成故乡门前的竹海

你来,便看见
这一望无际的竹海
一望无际的爱
你猜一猜
哪一棵是,最初的我
哪一棵是,现在的我
——一棵无比完美的竹子

我在故乡种竹子,爱上一棵竹子
如果你来也爱上另一棵竹子
就请你也像我,做一棵竹子吧
谦虚 包容
柔韧 刚强
同时伫立于不败之地